

受普



3962



李 建 南 著

太 岳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549

著者號 144

登錄號 6370

時間——一九四五年春季

地點——平陸縣郭原村

形式——相胡

人物：

魏文章 三十五歲地主，郭原偽差務局長

魏有定 二十五歲文章弟

文章母 五十歲 鄭氏

于成嫂 二十四歲 拉架人

郭更揚 三十八歲 偽村長

偽村警二 永和、小羊

朱雄貴 二十八歲佃農性剛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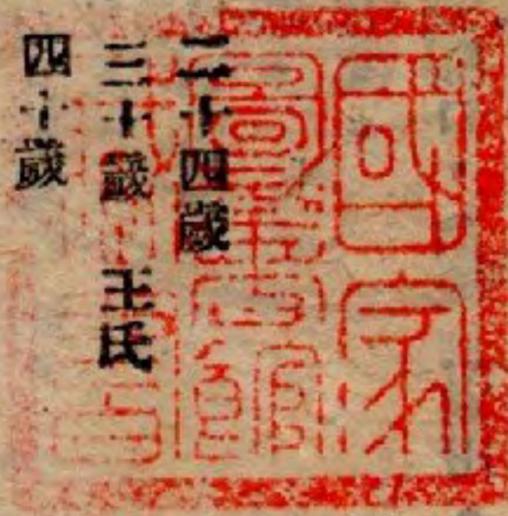
雄貴弟 十二歲，幼小無力

郭振武 三十四歲 偽村副

文章妻 四十歲

有定妻 三十四歲 王氏

雄貴母（鄭氏）五十歲，窮苦人，正直樸實，能勞動



第一場 織布

佈景——文章母室

文章母：（白）日本來了四五年，

文章妻長年富貴太平春。（走場坐下）

文章母：老身魏門鄭氏。自從皇軍來到郭原，我兒文章在村公所辦公，我兒長年富貴，不覺貧窮

，思想起來好不快樂人也。

（剛調）我的家住在平陸縣，全家裏五口人不愁吃穿。

自從那皇軍來郭原，我的兒在公所當了大官。

家中地本不用自己耕種，柴和水都有那雄貴來担。

朱雄貴他是我的佃戶，種地租水理所當然。

我全家老和幼都不勞動，也有那吃來也有穿。

雄貴母：（引）家住在河南，逃難到郭原，爲了要顧口，租種魏家田。

（白）老身朱門鄭氏，自幼勞動窮苦，眼看天開日暖，需要換季，但因家窮連織布錢

也沒有，

只好到地主家中求人給咱織些布，咱給人家搓花紡綫做些活兒。

不覺已到魏家門前，待我走進去也。

（進，向文章母下拜）老嫂身體可好？

文章母：你到來有何事幹？

雄貴母：唉！

（剛調）這幾天我紡了幾斤棉綫，我自己不能織實實困難！

我的兒破身手實在難看，到如今天氣暖要把衣換。
我求你給我織些布疋，不知道老嫂孀子行也不行？

文章母：我織布你也能給些什麼？

雌貴母：或送錢，或紡花，啥都可以。

文章母：（唱）要新花你給我勸上五斤，

其他的你給我三隻小雞。

雌貴母：（唱）這些事我都是可以應承，

我還能到你家幫助零工。

（白）大嫂，你給我織布，可是到我家下？

文章母：（白）你家十分貧苦，吞糠嚼菜，老身富貴人家那能吃得下去，還是送來我家織。

雌貴母：（轉身），唉，這樣也好。

文章母：正是，皇軍來了好運氣。

文章妻：丈夫公所居高官，

有定妻：穿綢緞常快樂，

雌貴母：貧窮人家常可憐。

第二場 送禮

雌貴母：爲我人家織些布，日日夜夜受辛苦。

（白）自從我王家織布以來，日夜勞忙，現已將錢用罄，不免我帶上小雞和棉錢到去家走走。

（西京調）有老身在路上細細思量，窮苦人在世上實實難熬，有錢人在家裏長享富貴，窮人們一年忙沒有下場；有錢人見窮人兇似虎狼，窮人們見財主好像綿羊。爲了求文章母織布三文，給人家零碎活做了十天，給人家紡棉花五斤有半，三隻雞給人家頂了工錢。想過，想過去心理真苦，一見了財主們不敢多言。正行走來抬頭看，又不覺來在了魏家門前。

（白）：不免我上前打門，（打門）王家開門來！王家開門來！

文章母：（唱西京調）正在房中悶沉沉，忽聽門外喚連聲，開門看瑞祥，郭氏你來到門上。

（白）：進來吧！

雄貴母：老嫂請進。

文章母：隨我來。（齊進，文章母坐下）

雄貴母：錢已虧空，請大嫂看看。

文章母：這錢倒也可以。

雄貴母：帶來三隻小雞，請大嫂收收。

文章母：我來看看，（看雞）將來小雞成了公雞，還要你給我換成母雞，三隻雞我都要。

雄貴母：小雞姓是公是母，世人難知，老嫂還是不換爲好。

文章母：哼，郭氏你好有不是！

（剛調）想當年你逃難來到郭原，租種了俺文彩幾畝薄田，要不是有老身將你照管，到如今你那能來把家安？爲三隻小鷄娃你不情願，到這裏你和我來打麻纏！我看你這個人好沒良心，恨的我有錢人咬碎牙根。

雌貴母：唉！

（西京調）租種了人家地實實可憐，開一年地主家拿去一半。咱自家受了苦少吃沒穿，地主家不勞動白吃白喝。要不是受苦人給他耕種，那來的米和麵坐吃坐穿？這樣的大便宜地主不算，他還說養活了窮人幾年！原講的小鷄娃給他三隻，他還是要母鷄不要公鷄。只因我多講了一言半語，當面前他罵我不通情理，意思想我心中愈是生氣，回頭來對鄭氏再把理提。（剛調對口）小鷄娃是公母誰能曉得？爲什麼不講理光要母鷄！

文章母：這老婆說這話使人生氣，

我就是偏偏的光要母鷄。

雌貴母：天下事那能是光你如意，成母鷄成公鷄我不去理。

文章母：要不換這些布你拿不去。

雌貴母：不給布紡的綫我也拿走。

文章母：這些綫放這裏我看你動？

雌貴母：唉，我家窮在人前講理也低三分！



(上):

(調剛)聞聽的我的娘與人爭吵，急慌忙上前去問個分明。

到主家見老娘一邊納悶，那一邊見老孀怒氣沖沖；

急慌忙走上前叫聲大孀，爲甚事這樣的來把氣生？

文章母：朱雄貴！

(剛調)你的娘在人前不知好歹，氣的我一陣陣咬碎牙根。

我給你織的布三文有餘，你的娘許給我三隻小雞，

我心想要母雞不要公雞，你的娘他與我來把氣生。

(西京調)回頭來我只把老娘來怨，你不該在人前來多言，

給公雞給母雞這是小事，得罪了地主家真了不得。

轉身來把大孀一聲高叫，聽雄貴把話兒細說心間：

我的娘在人前不會說話，大孀子高高手把心放寬，

小雞娃是好壞任你去揀，一切事都看雄貴面前。

(白)要不是看在你的面上，我就連母雞也不要說，

你快回去把小雞拿來給我挑揀。

(白)大孀你等一等待我去拿(雄貴下拿小雞上)，大孀子你來挑揀吧。

(白)待我看……算了吧，我就更這三隻。正是，爲些小事鬧生氣。(下場)

雄貴：窮人得罪有錢人，得親，咱回去吧。(二人慢下)

第三場 定計

文章妻（上，引）：丈夫數日不回來，到叫我常掛心懷。

（白）我、衙門王氏，自幼配衛文章爲妻，丈夫數日不見回來，恩想起來好不掛心人也！

（西京調）我的夫在公所不見回轉，不由人一陣陣掛在心間，莫非是在公所公事太忙，要不然同皇軍離了鄉原，再不然在外邊閑游閑轉，也許是遇姣娥去把花戀。恩前想後就柔腸百轉，萬言難盡我心中之言。

文章上喚！

（剛調）在公所爲皇軍忙了幾天，急慌忙邁大步轉回家園。

我的妻在家中正把我想，我老娘在上房身體可安？

家中地是不是已經穀了？酒和肉我家下可有困難？

正行走來台頭看，不覺來在自己門前。

（白）我妻開門來！

文章妻：（剪剪花）正在房中胡思想，忽聽門外喚聲忙，開門看端詳，丈夫你轉家關，

天不見丈夫面，不由叫人把心担，丈夫你身可安？

文章：（接唱）唉海唉海，我妻你安然？

文章妻：進門來先與丈夫坐，問丈夫茶飯可用全，使人掛心間。

（白）丈夫你用啥飯？

文章：酒肉白麵我都不用，冰糖茶水我都用全，與你來閒談，我妻你安然？

（白）我回家一來探望我妻，二來料理家中之事。

文章妻：說來話長，聽爲妻道來：

（西京調）自那日你離家到了公所，雄貴母到咱家來送小雞，

咱的母上前去與他答話，只說是要母雞不要公雞，

爲這事他與娘大聲吵鬧，朱雄貴到咱家來把話提，

沒辦法丟下他三隻小雞，爲這事咱的娘還把氣生。

文章：家中事情如何？

文章妻：帶種的公畝地沒有人犁，朱雄貴有隻牛光犁他的。

文章：好了。

（剛調）聞聽的我的妻講說一遍，不由的倒叫我惱在心間，

想當年朱雄貴來此逃難，租種了咱魏家幾畝薄田。

給你地養活你你不情願，爲了這三隻雞把家鬧翻。

咱家下十畝地沒有犁完，我自然有辦法把你來管。

（白）有定，來來！

有定：（上）聞聽哥哥喚，上前問事端（遠過）哥哥回來了？

文章：回來了，你去到朱雄貴家把朱雄貴叫來。（有定下帶雄貴上），哥哥，朱雄貴來了。

雄貴：大掌櫃回來了？叫我前來有何吩咐？

文章：皇軍要往祁家河，來往十天，咱村裏苦力三十名，你朱雄貴立刻帶上乾糧前去。
雄貴：大掌櫃呀！

（西京調）我家下租種你十畝薄田，到如今還沒有把地犁完，

我有心隨皇軍去當苦力，我全家吃和穿發生困難。
叫掌櫃你與我想個辦法，我兄弟當苦力行也不行？

文章：這確何來？有了，我念你家貧窮，就你兄弟去吧，這裏有信一封，你給你兄弟帶去，（鑿到碾道）可回來。你今給我回家把十畝地犁好，你意下如何？

雄貴：這樣倒也可以。

文章：對，那你就去犁地。正是
爲了家事轉回還。

文章妻：不枉丈夫居高官，

有定：家中田地有人種。

雄貴：不當苦力去犁田。

第四場 犁地

雄貴：（扛犁趕牛上）來了！

（西京調）李雄貴趕着牛前去犁地，不用人將別人比比自己；

魏文章有好地百畝有餘，我才種人家的十畝薄田；

魏文章喂牲口數有小頭，我只喂這一隻乾瘦小牛；

魏文章整年裏好吃好穿，我家中吃野菜穿破穿爛；魏文章在村中有權有勢，朱雄貴在人前常把頭低。一路上愈思想愈是生氣，不覺得扛着犁來到地裏。

（白）唉！我還得犁地（套牛趕牛犁起地來）（三遭叫板）唉！

（西京調）朱雄貴在田裏正把地犁，忽然間一件事湧上心來；大掌櫃他叫我去當苦力，我爲了顧家庭給他犁地。

他曾叫郭原村苦力三十，到如今當苦力沒見人去，看起來莫不是把我捉弄？倒叫我受苦人悶在心裏。這時候看天氣已經不早，還不見送飯來使人心急。

雄貴弟：來了，（提飯上）

（剛調）在家中我運了母親之命，到地裏與哥哥送飯一樣，我哥哥白白的給人犁地，這件事倒叫我氣在心裏。正行走來台頭看，只見大哥在面前。

（白）哥哥，飯來了。

雄貴：那就不用飯。（盛飯叫板）

（剛調）端起飯來好傷心，咱家活的不如人。

誰來批穀實難嘆，人家有錢吃白麵，

有心不甲粗糠吃，肚裏飢餓實難担。

雄貴弟：哥哥呀！

（剛調）哥哥說飯不好吃，聽兄弟把話說來歷：

你作活吃的是稠的。我和咱娘吃稀的，

咱家整年勤勞動，交了租子沒吃的。

你趕牛給人家白犁地，吃飯還得吃自己的！

雄貴：怎麼我趕牛與人家白犁地，莫不是村裏這就沒有人去當苦力？

雄貴弟：苦力是常常當，但這次是騙咱的，村裏一個人也沒去。

雄貴：好惱！

（剛調）剛聽一言心生氣，罵一聲地主太無理！

你明裏叫我當苦力，暗地叫我把地犁。

有錢人家不講理，受苦人兒活氣死。

我有心到政府把他告，當官的都是壞東西；

我有心與他去講理，得罪了地主了不起。

沒奈何我還得去犁地，漢奸惡霸把我欺，

叫聲兄弟你回去吧！把地犁完我就回去。

（雄貴弟收拾飯担下，雄貴犁地，少頃有定上）

有定：（白）朱雄貴，你給我犁地，爲什麼犁這樣淺呀？

雄貴：（白）掌櫃的，我犁的已經不淺了。

有定：我用兩隻大牛犁地一下犁一尺二深。

雄貴：（白）好掌櫃，我那裏能比你！

有定：（大笑）哈哈……（下場）

雄貴：唉！

（慢調調）這件事想起來好悽慘，吃了黃連不能言。

受苦人吃的苦中苦，一年到頭沒吃穿。

地主的肚裏沒心肝，白給他犁地他還說淺。

心裏有話不敢說，還得把地來犁完。

（雌貴）地犁完，卸下午）牛兒，咱回去吧。（無力慢步下場）

第五場 借糶

（文章妻、有定妻上）（引）

文章妻：日落西山天將晚，

有定妻：妯娌一人來作飯。

文章妻：（白）有定出外還不見回來，老娘告說咱倆先去做飯，咱們還是快快作飯才是。

有定妻：（白）嫂嫂，你去燒火待我作飯。

（西京）叫嫂嫂你燒火我來作飯，這一些事情兒全不作難。

咱家中有的是香油白麵，油和醬醬和醋樣樣齊全，

要吃那香的香油來煮，要吃那甜的油炸蜜煎，

要吃酸的醋裏醃泡，要吃那鹹的咱有老鹽。

說着閑話作的快，不覺的把飯作齊。

（白）嫂嫂，現在已將飯作齊，還不見你弟弟回來。

有定（上）：來了！

（剛調）我到地裏去遊玩，人人忙著種秋田，
老天爺下雨四指半，我的莊稼快種完。

在地裏看着天快晚，邁開大步轉回家園。

低頭進門忙坐下，各樣飯兒作現成。

雄貴：慢着！

（剛調）老天爺下雨四指半，急急忙忙要種田，

掌握家地已種完，我去他家走一番。

站在當院一聲喊，叫聲掌櫃你聽我言。

（白）掌櫃！我種的地一點也沒下種，明天將銀借我使喚使喚種一套。

有定：（白）我家還要用，不能借給你。

雄貴：（白）掌櫃，當日租種你的地說的明白，言說，犁鋤耩耙共同使用，現在老天爺下了四指

雨，再過兩天晒乾了，如不能將銀借給我，那就一點也種不成。

有定：種與不種，那個管你！

雄貴：那我只好不種了。（往外走）有錢人家真不講理！

有定：慢走，你說什麼？（拿起扁担來打，雄貴一閃，回手要打有定沒打着）。

文章妻：（大吵）好個朱雄貴，你還敢打人哩！（說着去打雄貴）

文章母：（從屋裏急急出來）怎麼朱雄貴！你違反了（也上前打雄貴）？

雄貴：（一面說一面躲）不要打，咱講理。

文章母、有定、有定妻：（齊嚷）叫你講理！（雄貴一不小心，被擡倒在地，地上四人亂

打起來。）

有定：（用脚恨恨踹雄貴）叫你講理！叫你講理！

文章母：（亂揮亂打，）叫你講理！

雄貴：（在地上說）你家就這麼打人呀？

文章母：打你！打你！扯了你的衣服！（扯衣）

文章母：來，扯了他的衣裳！

雄貴：（大驚）救命吧！救命吧！

于成嫂：（文彩大姨上。拉架）不要打了。（好半天才把魏家人拉開，扶起雄貴，）你主個兩

家爲何爭吵？

雄貴：（看自己被扯爛的衣服）于成嫂

（西京）我未曾開言落淚滿腮，叫一聲于成嫂細聽我言：

我租種他家的十畝薄地，到如今天下雨種不上去。

原講的犁糞糞共同使用，今日裏爲什麼允我來救。

眼看着他這地我種不成，就不如丟下地兩不相干。

文章母，

（剛調）罵一罵朱雄貴做事太壞，我的兒富貴人你敢打他？

說什麼你說的犁糞糞，你明明以客家來欺主家。

怒一怒告公所把你來押，你還敢到我家來找麻答。

雄貴，

（西京）在人前說不完冤屈之事，我自己受了苦內心自知，

你家的這些地我再不種，我去找說話人退地給你。（哭下）

有定：好一個朱雄貴，竟敢打人，我先去公所去告。娘，你隨後也去，就說朱雄貴也把你打了。
魏嫂：你也可假裝。

文章母：你去吧，我隨後就到。（文章下，文章妻有定妻扶母亦下）

第六場 審判

（郭更揚、魏文章、郭振武同上）

更揚：（引）大家都愁我不愁，

文章：吃吃喝喝度春秋。

更揚：（白）咱姓郭名更揚，郭原編村當村長。

文章：（白）咱姓魏名文章，差務局裏當局長。

振武：（白）咱姓郭名振武，郭原編村當村副。

（三人大笑）哈哈……

更揚：今日無事不免咱們弟兄吃酒一回。

振武：咱們吃酒一回。（走過場，三人同坐）

文章：村警拿酒來，（村警上，擺酒晏，過場，三人同時拿杯飲）

更揚：咱們花拳如何？

文章：好，咱們花拳，

振武：我也願陪大哥。

（三人花拳，有定慌慌忙忙上，走到文章跟前）

有定：咳呀，哥哥，不好了！

文章：兄弟慌張爲何？（三人同時驚慌狀）

有定：朱雄貴到咱家亂打一頓，連咱娘和嫂嫂們都打了，我也挨了兩個耳光。

文章：這話當真？

更揚：（與文章何時說）我當是八路軍來了嗎？

有定：當真。

文章：現在那裏？

有定：後邊就到。

文章：待我去看，（文章妻、有定妻扶文章母上）

文章母：疼死我啦！

文章：咳呀，娘呀。

更揚：（見文章母上也忙離開坐位，前扶文章母坐台左側）吩咐村警，去把朱雄貴捆來。（村警受令）

更揚：（白）打下傷麼？讓我驗驗。

文章妻：（白）傷在腰上，恐怕中風，還是不看爲好。

更揚：對，就不用看了。

文章妻：他連我們也打了。

更揚：真是造反了，老孀，確是爲的何來？

文章母：（假哭）村長村副請坐聽我慢慢講來：

（西京）朱雄貴是窮人誰人不曉，從河南把雞逃來到山西，

咱家裏租地十畝薄地，顧了他三口人不受寒飢，

到如今他不把恩情來報，反轉來把仇恨記在心裏。

今日裏只因富不把糧借，他就來打了個翻天覆地，

打的我年邁人昏昏迷迷，兩兒媳亦被他打倒在地。

沒奈何到公所來把理講，請村長和村副來把理評！

要不把朱雄貴重重懲辦，窮人們造了反那還能成？

更揚：（剛調）聞聽的老媽媽講說一遍，不由的倒叫我氣在心間。

振武：（剛調）看起來這東西就該重辦，要不然他還想逃出法網。

文章：（剛調）我家裏全憑着二位幫辦，全家人叫他打實在可憐。

更揚：（白）老媽，你可到東房休息一下，等朱雄貴來了，我定要重辦他。（文章母、妻、有定
妻下）

村警：朱雄貴帶到了。

更揚：帶上來！（找打人傢伙，鄭更揚找到一把鐵鎚，文章還在亂找東西。村警二人帶雄貴上）

文章：（見更揚文章打雄貴，將手一攔）慢着，待先問過。（二人放下傢伙，回坐原位，振武拿

了竹棍站立桌旁，村警分站左右拿着棍子，雄貴站在中間）

更揚：（白）朱雄貴，你吃了熊心豹胆，竟敢辱你主家！把老太太腰的打傷，還打了兩個媳婦？

雄貴：村長，我是受害之人，那敢打他，請村長查明。

振武：你還敢硬嘴不招！（說着用竹棍亂打雄貴，雄貴只是躲閃，但總躲閃不開，後天打的雄貴

17

快倒了，雄貴呀呀的叫呀的叫！

更揚：（白）講來！

雄貴：（白）村長呀，我講的是實話。

更揚：好硬的東西，給我打！（村警小羊把雄貴按倒在地，永和振武用板子打雄貴，雄貴不絕，後來聲音漸漸的弱了）

更揚：快快講來！（少停，雄貴稍醒）

雄貴：村長呀！

（西京）忽然間從天上飛下大禍，只打的受害者實實可憐，

他們說我打他明明是假，受害者那裏敢打主家？

我有心不承認人家死打，沒奈何我只得屈打成招。

回頭來把村長一鑿高叫，這件事怨雄貴做的錯了。

更揚：是你打了魏有定兩個身光？

雄貴：是。

更揚：文章母的腰是你打傷了？

雄貴：這個？……也是我。

更揚：你這小子，不通情理，應該交皇軍「斯拉斯拉」。

雄貴：村長饒命。

雄貴母：兒呀！

（剛調）閱聽的我的兒講說一遍，到叫我年邁人哭淚漣漣，

這才是窮人們走頭無路，有錢人欺侮咱實實難活。

更揚：是了，請你這條狗命，罰銀金銀三百元，并須到魏先生家裏磕頭賠情。具結上來！
雄貴：村長，情願具結，不過現在我主客不和，地我也種不成了，不如將地退歸與他，也省的惹

主家日後生氣。

更揚：混蛋，這地非叫你種不行！你死也得給種下去！快去，先與魏先生賠情！

雄貴：（無奈何）唉！魏先生，全是我的不是，魏先生不要同我一般見識。

文章：你這賤骨頭，今後再有不是，定要你的狗命。給我滾下去！（用腳踢雄貴下場）

更揚：正是，雄貴做事性太兇，

文章：太壞，頭上把土勸？

振武：那怕窮人來造反，

有定：自有哥哥把亂平。（四人同下）

第七場 逃跑

（天有大風，在山溝裏）

雄貴母：（牽幼兒上）唉！

（西京）爲借贖我的兒叫人毒打，渾身的衣和衫全撕爛拉，

恨只恨地主家心腸太狠，毒打了我的兒又把他抓。

我老身心在想凶多吉少，急的我到公所去看一下。

牽着年幼兒正往前走，忽聽的有哭聲就在身邊。

雄貴：（哭）娘阿！

（附註）有我兒似血人哭淚漣漣，好像是萬把刀把我心剜。

（西京）從河南受苦窮來到山西，到郭原租種了魏家田地，
只可恨賊魏家心腸太狠，遇甚事他却想把咱來欺。
爲織布咱娘倆受苦十日，還紡了五斤錢和三隻小雞，
他家的柴和水和都供給，又挑糞又捐煤長年不息。
租種了賊魏家十畝薄地，到一年四六分不_能吃穿。
賊魏家有了活我當苦力，有了事想辦法把我來欺。
這一些地主們傷天害理，明抓差暗掣地誰人不知！
我支差足支了二十多次，吃穀子花生皮活似地獄。
四月裏天下_了四指多雨，賊魏家_還鬧着不叫我用。
我去與賊魏家講道理，魏有定拿扁担來把我打。
朱雄貴一霎時心頭火起，真想打魏有定那狗畜的。
賊魏家全家人不說好歹，一家子闖上來拳打腳踢，
全身上衣和衫全被扯爛，我人窮受冤屈無處申訴。
賊魏家假造傷前去告狀，賊村長他不問是實是虛。
打的我渾身疼皮肉皆爛，沒奈何我只得假招口哄。
他罰我金票子三百元整，還要我到魏家磕頭賠情。
賊文章滿口裏把我亂罵，受了屈挨了打不敢叫聲。
這一羣賊子們傷天害理，問着娘受苦人屈也不屈！

雄貴弟：母親，哥哥呀！

（剛調）我看着這不是存身之地，孩兒我在心裏有個主意：

八路軍實行的民主政治，倒不如咱母子逃到那裏。

到那裏咱才能台頭翻身，一生裏再不受地主欺凌。

雄貴：（剛調）我弟弟說的話實在有理，在這裏再不能活了，下去。

叫母親咱快回收拾收拾，就從此離火坑去到福地。

雄貴母：唉，也只有這一條路啦！（下）

國家圖書館



004850276

法務部調查局



006370



4.5
75